

我的
2020

版式：杨犇

我的安徽朋友

秋泥

再勇敢一点

魏振强

2020年末，我出差湖北，抵达汉口火车站时，脑中忽然闪现年初两支医疗队隔空致意、互道“加油”的那一幕，心里一阵温热。重温当时的报道，是2月7日，在武汉天河机场，相遇的是山东齐鲁医疗队和四川华西医疗队。媒体形容这两支有着历史渊源的医疗队是“山川相遇”，也是“最美相遇”。这，是赞美，是期待，更是感恩。

去年初的几个月，可能是我们记忆中最为无助，也是被打动过最多的日子。无助是因为对病毒缺乏认知和应对措施，而每每被感动，是明知有巨大危险，总有人逆险而行。置生死于度外，并非不怕死，而是因为使命在肩，就必须不辱使命，必须以自己性命为同胞安全奋力一搏。

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这是一位外国政要说过的话。病毒张牙舞爪，那些年老的、年幼的，那些乡村的、城镇的，那些穿着白大褂或者身着各色衣裳的人，原本与你我一样普普通通，但刹那间挺身而出，挺立成最无畏的人，他们凭借勇气、智慧和柔软的爱，为他人，为国家，筑起生命的防护墙。

一年已然过去。这一年，有人离开我们，也有生命降临人间；有人劫后重生，也有人仍在为温饱经历艰辛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熬过了寒冬，正在走向春天。

在走向春天的路上，我们除了感动，感恩，还该告诉自己：再勇敢一点，为自己，为他人，为这个国家更美好的明天。

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每当听人不经意间说起，我便会想起朋友君平。君平是安徽宣城人，几年前来沈阳开了一家“徽菜小馆”，因菜品有特色，价格不贵，生意很兴旺。

“徽菜小馆”坐落在铁西区十马路。门面用青砖罩面，牌匾是仿古式的飞檐，一派祥和安然。我是因为躲雨才站在小馆屋檐下的。门开了，老板走出来，笑着说：请进来避雨吧，不吃飯也没关系。

我说你这饭店像茶楼般优雅，他笑了，说我给你倒杯茶。茶来了，晶莹的玻璃杯中，碧绿的茶叶上下翻滚，很耐看。我喝了一口，口感很好，我说，好茶，清香甘醇。老板说，您很懂茶呀，这是我们家乡特产敬亭绿雪。我说怪不得好喝，原来是安

徽名茶。说了会儿话，肚子竟咕咕响了起来。我说原本没想吃饭，现在却饿了。

老板问，你不喝酒吧？我说不喝。那我给你做个汤，再搭配我家乡的小菜如何？一会的功夫服务员端上来一碗白饭，一盘酸豆角，一碗碧绿的丝瓜汤，这两样我都没吃过，尝了一口果然味道不错，我说酸豆角好吃，下饭。老板说，你再尝尝汤。我又喝了一口汤，很鲜，碗底还有绿莹莹的毛豆，喝着、咀嚼着，食材特有的鲜味泛起，我说好喝，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。

老板说，这个汤没放一样调味品，保留了食材独特的鲜味。

鲜味？老板说话有口音，我没太听清。

老板说，是的，鲜味，是食材本身的味道，所用材料都是从老家发过来的。我说我们这里没有丝瓜和毛豆吗？老板说，有是有，不能用。丝瓜还好，毛豆是外省拉过来的水毛豆，做出来的味道大打折扣。我说，太好了，我一定把你们带有独特鲜味的汤介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。老板笑，我们还有许多徽菜菜品，来日方长，兄可一一品尝。

后来我和家人及我的朋友都成了“徽菜小馆”的常客，大家都喜欢这里的幽静和品味独特的美味徽菜，但最喜欢的还是老板——宋君平，用朋友的话说，此人真乃善解人意的谦谦君子。

一次请几位作家朋友小聚，朋友头一次来，对菜品赞不绝口，尤其是丝瓜毛豆汤，吃完了一碗又点了一碗。我说，这是君平老板的招牌菜，有一种独特的鲜味。朋友问，什么味？我说，鲜味，是来自食材本身的味道。朋友喜欢刨根问底，鲜味作何解释？我说在他家喝了好几年也没

整明白，好喝不就行了吗。朋友笑，这个汤首先好看，丝瓜和毛豆都是碧绿碧绿的，再甩上鸡蛋秀，佐以香葱，加上一句“鲜味”更为这个汤蒙上了一层神秘感，大妙！

说到老板君平，朋友们更是大赞，说君平生错了时代，他本该一袭长衫，一把纸扇，立于白墙黛瓦的荷塘边，笑看风云。君平听了，脸红到了脖子根，连说，惭愧惭愧。

后来小馆新来了一名女服务员，是沈阳本地人。我问她能听懂老板说话吗？小姑娘说能呀，我问你们老板常说的鲜味是什么意思，小姑娘说就是鲜味的意思呀，他们把鲜字都说成鲜。我们听了哈哈大笑，我问君平，你平时常和我们说的鲜味是鲜味的意思吗？君平说对呀，就是鲜味的意思呀，因为这个汤特别鲜嘛。

后来听说君平一生十分坎坷，年幼就失去了父母，带着一个妹妹讨生活。他的日常生活极简单，喝茶，看书，做菜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没人知道了。

庚子年逢天下大疫，人人居家避之。半年后形势稍缓，我办事路过十马路，却发现“徽菜小馆”不见了。沿街的其他店铺也大都关闭了，这是疫情带给餐饮业的重创。我掏出电话，却发现打不通了，连君平的微信也没有了，难道他已悄然回了故乡？可为什么连个招呼也没打呢？

我伫立街头，伤感地想着我的朋友。饱经沧桑，却不动声色，这便是君平。此刻我是这样想念他。还想和他再沏一壶敬亭绿雪，听他神情恬淡地说：“秋兄，你喝茶……”

我们此生还能相见吗？心念起，眼前街路顿时朦胧起来。



秋泥，本名，张凤玉，作家，编辑，居沈阳。辽宁省作协会员，沈阳市作协理事。在《福建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中国铁路文艺》《阳光》《红豆》《牡丹》《海燕》《百花园》等文学月刊、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小说评论等100余万字，部分作品收入年选和选刊。